

文
中
音
录
讲
文



目 录

《诗经、氓》	(1)
《秦晋殽之战》	(7)
《燕昭王求士》	(16)
《季氏将伐颛臾》	(21)
屈原《湘夫人》	(30)
《谏逐客书》讲解	(34)
《管晏列传》	(48)
《陌上桑》	(59)
王粲《登楼赋》	(63)
《陈情表》	(66)
王维《山居秋暝》	(73)
陆游《关山月》	(74)
《蜀道难》	(78)
《羌村三首》	(82)
杜甫《蜀相》讲解	(90)
杜甫《登岳阳楼》	(92)
高适《燕歌行》	(95)
韩愈《进学解》	(101)
《送李愿归盘谷序》	(114)
《种树郭橐驼传》	(121)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129)
李商隐《无题》、《锦瑟》	(133)

周京峰 1986.7.10.

李煜《虞美人》《浪淘沙》	(138)
柳永《望海潮》	(143)
李清照《声声慢》	(146)
《朋党论》	(149)
欧阳修《秋声赋》	(154)
苏轼《前赤壁赋》	(158)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163)
《游金山寺》	(166)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168)
辛弃疾《水龙吟》	(173)
《天净沙·秋思》	(178)
《西厢记·长亭送别》	(181)
《项脊轩志》	(191)
《游媚笔泉记》	(195)
《牡丹亭·游园》	(19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05)
《死水》	(212)
《门槛》	(218)
《舞会以后》	(224)
叙述和描写	(230)
说明文的写作	(242)
常用应用文	(256)
怎样写议论文	(270)

《诗经、氓》

诗的第一章是要主人公回忆，记述氓当初向自己求婚的情景。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氓，在先秦时，是指因丧失土地，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去居住、谋生的人。本诗中的氓是一个从别处流亡到卫国生活的人，由于没有土地，便以经营贸易为生。

蚩蚩：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敦厚的样子”，一种是“戏笑的样子”。从全诗来看，取第一种解释，可以更为深刻地表现这个人物的虚伪、狡猾。取第二种解释，可以生动地表现出女主人公后悔当初的激愤。

抱布贸丝：拿布匹来换丝。

匪来贸丝：不是来贸丝，匪，是通假字，通“非”。不是。

即：就，靠近。这里是说“到我这儿来”。谋：商量（婚事）以上四句是说，氓这家伙，当初以换丝为借口，到我家来向我求婚。

送子涉淇：子，你，代词。涉：渡河。淇：是卫国的一条河流的名字。女主人公送氓，送得很远——“至于顿丘”。

“顿丘”：地名，卫国的一个城邑，在淇水东面。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她说，不是我有意推迟婚期，实在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媒人来说亲。请你不要恼火，我们到秋天结婚吧。匪：同上。愆期：过期。愆的本意是过错。将：读 qiang（枪）：请，请求。无怒：别发火。秋以为期：以秋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这是本诗的第二章，写订婚后女主人公对氓的真诚相思和她等待嫁氓的急切心情。

乘：登上。垣：矮墙。垝垣：坍掉的矮墙。

复关：氓住的地方，其实是指氓。

两句是说，自订婚以后，女主人公经常登上墙头，遥望氓的住地。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看不到他时，她伤心得流泪哭泣，看到氓时，高兴得又说又笑。

“涕”在古代都是指眼泪，涟涟：不断流泪。

“载……载……”又……又……如“载歌载舞”。

“尔人尔筮，体无咎言”。尔：你，这儿指氓。

“卜”：用乌龟的甲壳卜挂，古人用火烤乌龟壳直烤到龟甲裂开，然后看裂纹的形状和走向，断定凶吉。

筮：用蓍草的茎占挂。

体：指挂象，也就是占挂的结果。

咎：这儿是“凶”的意思。体无咎言：占挂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吉利的言辞。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车”：迎亲时的车子。

“贿”：指财物，也就是女主人公的嫁妆。这两句说：要氓把迎亲的车子驾来，把她娶回去。

上面第一、二章是回忆，下面第三章是写眼前，作者抒发自己轻意嫁给氓：最终遭到遗弃的悔恨。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鳩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无可说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两句是比喻。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桑树没有枯黄的时候，枝叶茂盛。用来比喻女子初嫁时年轻美貌、被人怜爱的幸福。

“吁嗟鳩兮，无食桑葚”两句也是比喻。喻意是下两句“吁嗟女兮，无与士耽！”

吁嗟：感叹词，表示语气。鳩：鸟名。桑葚：桑子，味甜，可以吃。古书上说：鳩鸟如果吃桑子吃多了，会醉，要损伤体性。作者这里是劝告鳩鸟不要贪吃桑子，以免醉而伤性作比喻，劝喻年轻的姑娘，不要沉溺于爱情——所谓“无与士耽！”“无”：不要。耽：沉溺，着迷。因为“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四句是说：男人沉溺于爱情，有时尚能解脱；而女子沉溺于爱情则不可解脱。意思也就是“多情女子薄情郎”。

第四章，作者又由眼前回到往事，回想起结婚后的清贫生活和被氓遗弃的凄凉景象。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头两句是说桑树零落的时候，树叶枯黄，纷纷落地（陨：

落，陨落。）比喻妇女年纪大了，容貌衰老，人老珠黄，遭人遗弃的不幸结局。

“自我徂尔”的“徂”是“往”、“到”的意思。食贫：吃苦。两句是说自从我嫁到你家，整整三年，过的是苦日子。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就是回想她被弃回家时渡过淇水的情景。汤汤（shāng）：是形容河水滔滔。“渐”：浸湿，帷裳：在旁的布幔，一个女子孤零零地渡河，河面上被滔翻卷，水珠飞溅，把车幔都浸湿了。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她认为不幸都是氓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失。

也：句中语气词，爽：差错（我没有什么差错）。

“士贰其行”：指氓的行为前后不一致。行：行为，读háng。贰：用如动词，可理解为改变。

“士也罔极”：“也”，同上，语气词。“罔”，无。

“极”：准则。“罔极”：无常、不定，意思是说氓反复无常。

“二三其德”：德行不始终如一，指氓变心。“二三”：这儿用如动词，三心二意，反复无常。

这两句是谴责氓品性恶劣，朝三暮四，半路变心。

第五章进一步自哀不幸。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无，不。“靡室劳”，是说不以操持家务为劳苦。

“夙兴夜寐”：早起早睡，起早摸黑。“夙”：早。

“寐”：睡。

“靡有朝矣”：不是一天两天，意即天天如此。

“言”：发语词，无意义。“遂”：达。“既”：已，已经。“既”这个词，与动词联用，放在动词前面，经常表示动作或行为的完成。“言既遂”，是说目的已经达到了。

“至于暴矣”一句中的“暴”：暴虐，粗暴。是说氓达到目的，就开始粗暴地对待自己。

“兄弟不知”的“知”：作体谅、理解解释较好。咥(xì)：大笑。这两句是说自己兄弟也不理解、体谅自己的苦楚。她无处诉说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只能一个人默默地自哀自伤、苦酒自饮了。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静言思之”的“言”，也是语气词，无意义。“之”：代词，指代上面说的那些事。

“躬”：身体。躬自：亲自。这里是说独自、独自一人。

“悼”：哀悼，悲伤。“躬悼自矣”：一个人独自悲伤。

最后一章。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及尔偕老”。“及”：与，与……一起。“偕”：同“偕老”：一起白头到老，这一句是作者回忆从前与氓热恋时；自己曾许下心愿，愿意与氓白头到老。谁料氓半路变心。所以，她想起当日“及尔偕老”的心愿，心中不再是温

情洋溢，而是怨恨不已，所谓“老使我怨”。“老使我怨”的“老”字就是“及尔偕老”的意思。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两句也是用的比喻，是反比。

“淇”：指淇水，“淇则有岸”，是说淇水再宽，也有河岸。“隰”：指低洼潮湿之地。“泮”：通畔。“畔”：也是河岸。这句说，低洼潮湿之地再广再大，也有个边际。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总角”：头发的形状。古代男女在没成年时，将头发梳成两半，在两耳上方各扎一个发髻，形如两只角，所以叫总角。“总”：束扎。“角”：发角。“总角”两字一直连用，后来就代指幼年。“总角之交”即幼年的好朋友。“言笑晏晏”，是具体描写欢乐的情状，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晏晏”：柔和、亲切的样子。

两人从小认识，青梅竹马，也曾互相发誓，要与对方白头偕老，所谓“信誓旦旦”。“旦旦”：这里可以作天天解。这儿用作形容词，明明白白的意思。既然有“信誓旦旦”的保证，女主人公是不应该被抛弃的，然而她没想到氓是一个不讲人情、不守信义的小人——“不思其反”——氓还是变了心。“反”：违反誓约，也就是变了心。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反”：违反。“是”：读斯，第一声，代词，指代过去的一切。“亦”：也。“已”：终止，完结，这儿作算了。罢了解释。“焉”：“哉”：都是语气词，连用两个，是为了加重语气，表示女主人公与氓决裂的坚决。最后两句是说，既然氓违反誓约，不顾念与我的友谊与爱情，那么我又何必再怀恋过去，而使自己伤心呢！算了吧！过去的一切都让他过去吧，我不再去想他了！

《秦晋殽之战》

这篇文章是从晋文公的去世写起：“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里，“冬”指鲁僖公三十二年冬，作为霸主的晋文公死了。“庚辰”，据推算，即文公死去的第二天，将停柩待葬于曲沃这个地方。当灵柩出国都绛城时，棺木内发出牛叫一般的声音。卜偃是晋国掌管卜筮的官员郭偃，“使大夫拜”，“使”是命令的意思，郭偃命令众大夫向灵柩作拜，说：“君命大事”，“大事”讲的是打仗的事，《左传，成年十三年》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军事。文中的“大事”是指军事。“将有西师过轶我”，秦在晋国的西面，“西师”就是秦师，“轶”是超越的意思。这里是说将有秦军越过我们的国境。“击之”，说我们伏击它，“之”代秦军。“必大捷焉”，一定能获得大胜。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自郑使告于秦，是从郑国派使者向秦国报告，“使”是派使者；“于”，介词，向的意思。“掌其北门之管”，“其”，代词，代郑国；管，是钥匙。“潜师”，是暗地里秘密地派部队，“国可得”的国，是指郑国，“穆公访诸蹇叔”，“访”是询问，“诸”是“之于”的合音，“蹇叔”是秦国的一位老臣。这句是说穆公向蹇叔询问出师袭郑这件事。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

。师劳力也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劳师”，劳苦了军队，也就是使军队劳苦了，是使动用法，“劳”是劳苦的意思。“非所闻”，不是我所知道的，也就是没听说过，因为是回答国君的询问。所以话说得比较委婉。“师劳力竭”，军队疲劳了，力气用光了。“远主备之”“远主”是远方的君主，即郑国国君，他就有所防备。“无乃不可乎？”意思很明确，话还是说得委婉：恐怕不行吧！“师之所向，郑必知之”这后面一“知之”，就是代上文的“师之所向”，我们军队的所作所为，郑国一定知道。“勤而无所，必有悖心”是说秦国的士兵劳苦而无所得，一定会产生悖逆的心理。“悖”是逆反，不顺，“悖心”即离异之心，离心离德。“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况且行军千里，有谁不知道呢？“其”在这里起了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这里的辞，是辞谢的意思，焉是代词，代蹇叔，说明穆公拒绝听从蹇叔的意见，所以他立即召集三帅，命令他们出师。“蹇叔哭之曰”，这里“之”代三帅他们。“孟子：吾见师三出而不见其入也！”“之”在这里起了取消主谓结构独立性的作用，使一句之用如同一词。“师出”是个主谓结构，中间加上“之”，变成“师之出”，由一句变成一词，作“见”的宾语。“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使”是派人的意思，“尔”就是你。”“中寿”前实际省略了“若尔”即假如你几个字。“木”是树，“拱”指两手合抱。这是一句刻毒的骂人的话：你知道什么？假如你活到中寿就死去的话，你坟墓上的树要有两手合抱那样粗

了！中寿大约指活到六十岁左右。“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与师”之“与”是说参与、参加。蹇叔的儿子也参加部队出征。“哭而送之”前省了主语蹇叔，“之”代蹇叔之子，蹇叔哭着送自己的儿子，“殽有二陵焉”和“余收尔骨焉”两句里，“焉”都是有“于此”即在这里的意思。“陵”是山峰。“其北陵”两句是说，那北面的山峰是文王避风雨的地方，“辟”通“避”，“所辟风雨”即讲所避风雨之处，“所”作为指事之词，指出了动作，行为的对象、处所等。“必死是间”前省了主语“你们”，“是”为指示代词“这”，“是间”即这中间，也就是两峰之间。

“秦师遂东”，“东”原是表示方位的名词，这里用如动词，向东进发的意思。全句说：于是秦国的军队向东进发。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周北门，指周国都洛邑的北门。“左右免胄而下”，“左右”是指秦军战车上的武士，“免胄”，是脱去头盔，“超乘者三百乘”这里两个“乘”，前面是动词，读chēng，“超乘”是跳跃上车，乃轻狂无礼的表现；后面是名词，读shèng，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三百乘”即三百辆战车。“王孙满”，指周襄王的孙子，名字叫作满。“观之”的“之”，代秦兵的举动。“秦师轻于无礼”，“轻”是轻狂傲慢，“无礼”是不讲礼仪，没有规矩。“无礼则脱”，这“脱”是疏忽大意。进入险境而疏忽大意，加上不

能谋划，怎么能不失败呢？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及滑”是到了渭国，前面省了主语“秦师。”“将市于周”，“市”是动词，做买卖。“遇之”，“之”代秦军。“以乘韦先”，是以乘韦为先送上的礼物。“乘是一车四马”，因此作为四的代称，“韦”是熟牛皮，以四张熟牛皮为礼物之先，所以后面又用十二头牛“犒师”，即慰劳秦军。这是古代的礼节，以物送人，必有一物居首，下面，弦高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君听说你们行将经过敝国，谨用这些礼物慰劳你们的士兵。敝国虽不富足，但为了你们士兵的逗留，在你们住下时我们将提供粮草给养，在你们行军时我们将做好保卫工作。这里，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称自己国家为“敝邑”；不直接称对方，而称“从者”，即跟从的人；“犒师”前面加个“敢”字，这些都是谦词，表示谦卑客气的用语。“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这里“居”、“行”之前省略了“若”字，意思是“假如你们居留”或“假如你们行军”。“具”和“备”用词变化但内容一样，都是具备、准备的意思。“且使遽告于郑”，“使”是派人，“遽告”是乘快车去报信，“遽”为传递公文信息的驿车。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郑穆公

派人探视“客馆”，即外宾的住处，“束来载、厉兵、秣马矣”。“束载”是捆束行装，“厉兵”是磨快兵器，“秣马”是把马匹喂饱，可见秦国人准备作内应。“使皇武子辞焉”，派皇武子辞谢他们，“焉”是代词，指秦国人。这句是告诉秦国人赶快离开。皇武子说“吾子淹久于敝邑”，你们在我国呆得时间长了。“唯是脯、资、饩、牵竭矣”，只是干肉、食粮、已杀的牲畜和未杀的牲畜都要用尽了。“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这话说得很客气：由于你们将要走了，需要什么就拿吧！我们郑国原圃，就样你们秦国有具囿一样。“需要什么就拿吧！”实际上是暗刺秦国贪得无厌。“原圃”、“具囿”分别是郑国和秦国养兽打猎的苑囿。“以闲敝邑”是使动用法，“以闲敝邑”也就是给敝邑以休息的机会。“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奔”是逃奔，秦国的三位将领狼狈逃走了。

“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冀”是希望，“不可冀”是不可抱什么希望。“围之不继”，“继”是后继，无后继之兵力粮草，包围自然不能持久。“吾其还也”，“其”表示委婉的语气：“我们还是回去吧！”但还是把滑国灭掉了。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违蹇叔”，就是违背蹇叔的意见。“以贪勤民”，“以”是因为，“贪”是贪心、贪婪，“勤民”是使动用法，即“使民勤”也就是使老百姓劳累。“天奉我也”，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奉不可失，敌不可纵”，是说上天给的机会

不可失去，敌人不可放走。”纵敌”就是放走敌人，所以祸患就要产生。“违天”，就是违背天意，那是不吉祥的。所以原轸认定：“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施”是施给恩惠，“秦施”是说秦国施给的恩惠，指晋文公曾流亡在外多年，秦国曾给以帮助，“使他得以回国取得国君的位置。这句是说，还没有报答秦国施予的恩惠而去攻打它的军队，难道是为了已故的国君吗？”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不哀吾丧”，“哀”是哀怜、怜悯，说秦国不因我们国丧而有哀怜之心。“而伐吾同姓”，反而攻打与我们同姓的滑国。“何施之为”“施”是“为”的实语，“之”是代词，用来复指这个提前的宾语“施”，“何施之为”就是“何为施”，意思是讲什么秦国的恩惠呢？“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一日里放走敌人，就要造成数代的祸患。因此，先轸认为是否打击回师途中的秦军，是“谋及子孙”即考虑到子孙后世利益的大事。“可谓死君乎”，是针对栾枝“其为死君乎”而发的，意思是：可以说是不忘已故的国君吧！“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遂”于是，“发命”是发布战斗的命令。“遽”，是快车，用快车传达命令。“遽兴姜戎”就是很快地发动起姜戎部族的军队。“子墨衰绖”，“子”指晋文公子晋襄公，此时公文尚未埋葬，襄公未正式继位，所以称为“子”。“衰”是麻衣，“绖”是麻腰带。“墨”原是名词，这里用如动词，是染黑的意思，是说把白色的麻衣、腰带染黑，穿白色孝服怕打仗不吉利。“梁弘御戎”，“御”

是驾驭，“戎”这里指戎车，即战车：梁弘驾驭着战车。“莱驹为右”，“为右”是当车右的武士。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败”是击败，“获”是俘获，秦军的三个主要将领都被晋方抓住。“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这两句是说：于是穿着墨色衣服而埋葬文公，晋国从此开始以黑衣为丧服。这里的于是，作“季此”即“在这时”解释。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晋襄公的母亲，她为放三帅进行活动。“请三帅”是为三帅而请，这“请”是请求、求情的意思。“彼实构吾二君”，“彼”是那人、那几个人，指三帅。“构”是挑拨双方的关系。这句说，那三帅确实在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寡君”指秦穆公。不厌，不满足，也就是不解恨。“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意思为我们秦国国君如果得到他们，就是把他们吃了，也不满足。“君何辱讨焉”，即何辱君讨焉，何必委屈您去惩罚他们呢？“使归”中间省了个“之”字，就是“使之归”，让他们回去。“就戮于秦”，即“于秦就戮”，到秦国接受刑罚。“以逞寡君之志，若何？”以满足我们秦国国君的意愿，怎么样？“逞”是满足、称心如意的意思，“公许之”，这个“之”代文嬴，讲襄公答应了她。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墮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瞑而睡。”“先轸朝”的“朝”是动

词，指朝见，即朝见襄公。“夫人请之，吾舍之”，两个“之”，都是代三帅，“舍”是放掉。“武夫力而拘请原”，“力”这里作动词，为用力、拼命。“请”是“之于”的合音，“拘诸原”，就是拘之于原，在战场上把他们抓到。“妇人暂而免请国”，“暂”是突然间、一下子；“免”是赦免。“免诸国”即免之于国，“国”古时为都城的意思，“免请国”就是把他们赦免放走了。“墮军实”，“墮”是毁坏，“军实”是战果，这里指抓到三帅等战俘。“长寇仇”是说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亡无日矣”是气愤至极的话，说亡国没有多少天了。“不顾而唾”“不顾”，就是没有转过头、当面的意思，当面唾了一口。

“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请何，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畔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及请河”，即“及之于何”，说阳处父追赶三帅到了河边，“则在舟中矣！”三帅已经离岸在舟中了。“则”是连词，这里连接的两件事，后一件事（“在舟中”）发生在前一件事（“及诸河”）之前，因此“则”有相当于“原来”、“早就”的意思，说等到阳处父追来的时候，他们早就上船了。“释左骖”，讲解下左边驾车的马。

“骖”指一车三马或一车四马中两旁的两匹马。“以公命赠孟明”，用襄公的名义赠给孟明。“孟明稽首曰”，“稽首”是古时叩头到地的跪拜礼。“君之惠”，这个君，是晋君、晋襄公。“不以累臣畔鼓”，“累”，通“缧”是绳索，用来捆绑犯人的，“累臣”就是囚臣，这是孟明自称之词。“畔鼓”就是以血涂鼓，古代器物新制好就杀牲涂血而祭。